

一部鲜为人知的日本人宋僧巡礼记

——戒觉《渡宋记》解题并校录

王 勇 [日]半田晴久

古代来华日本人的汉文日记中,包含许多珍贵的中国史料,这已是史学界众所周知的事实。如圆仁的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,享誉“东方三大游记”之一。白化文先生评述:“它在了解中唐时代我国的地理人情、风俗制度、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,以及政治、宗教等方面,提供了一个外国人所知所见的第一手宝贵史料。”^①

国内学术界对入唐僧人的日记比较关注,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已有多个本子面世^②,圆珍的《行历记》也有相应的研究。然而,数量和质量上均不亚于前者的日本人宋僧日记,却未见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。

日本人宋僧的日记,举其要者有成寻的《参天台五台山记》、裔然的《巡礼记》、戒觉的《渡宋记》等,内容涉及北宋时期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的方方面面。可是由于目前国内外尚无可以信赖的定本,学者往往只知其名而未见其实。

基于此,这几年我们致力于此类文献的整理校勘。考虑到《参天台五台山记》8卷达10余万言,《巡礼记》逸文散在诸书,本稿选择篇幅较短而内容完整的《渡宋记》进行校勘,所用底本为现存惟一的古抄本——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本。

《渡宋记》的作者戒觉,生平事迹不见史传,惟日本镰仓时代

(1192—1333)的《万代和歌集》收录其《入宋朝而赋》一首:“心中之喜难表言,有生之年观唐都。”从《渡宋记》可知,戒觉俗姓中原氏,平安京人,父亲去世后一度出仕,后入天台宗延历寺剃度,修行及40年,不顾年老体衰,发愿偷渡出海,巡礼天台山、五台山圣迹。

日本永保二年(北宋元丰五年,1082)九月五日,戒觉搭刘琨的商船入宋,二十二日抵达明州定海县,十二月十一日敕许赴京朝见,翌年二月二十日入京,三月五日谒见神宗,赐紫衣并封赏,五月八日离京巡礼五台山,六月八日到达五台山,十一日获准常住真容院。此时听说刘琨之船又将赴日,十五日遂抄录日记大要并五台山菩萨石、金刚窟土、清凉山茸,托随宋商回国的弟子隆尊带往故国,自己与弟子仙势则决心终老他乡。

这部日记虽非完帙,但记录了宋商行船前祈风的习俗、在明州受到的待遇、上呈朝廷的表文、公私往来信函、与宋人唱和的汉诗、沿途见闻的自然人文景观、巡礼五台山的感受等等,有助于中日关系史及宋代五台山之研究,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。

宫内厅书陵部本为卷子本,首题“渡宋记 延历寺僧戒觉述”,共8纸粘连,高30.4厘米,全长约392厘米。卷尾有“实尊”和“庆政”二跋。据此可知,此本系实报寺僧实尊,宽喜元年(1229)十月十六日,应入宋僧庆政之请,据戒觉的自笔原本抄录。

我们在录文时尽可能保持原貌,包括连字符号、日本汉文的特殊用法等,特殊的异体字、日本式汉字则改成通行的简体字。校注主要涉及五个方面:日本汉文特殊用法;日本地名;冷僻字词;抄本误字;和歌汉译。

渡宋记 延历寺僧戒觉述

永保二年岁次壬戌九月五日 于筑前国博多津^[1],师弟三人乘于唐^[2]船,是大商客刘琨蒙廻却宣旨之便也。依恐府制^[3],隐如盛囊^[4],卧舟底,敢不出嗟^[5]。有大小便利^[6]之障,仍不用

饮食，身怒怒^[7]如经三个年。无附驥尾^[8]，就中商人由来，以利为先，然予全无佣物之储，只有祈念之苦。今邂逅，遂本意，岂非文殊感应乎？

[1]筑前国博多津：今福岡市博多湾。

[2]唐：日本泛称中国为“唐”，此当“宋”之义。下同。

[3]依恐府制：依，日语与“因”同训，表原因；府，此指大宰府。日本当时禁令僧侣私自出海，大宰府执掌其职，故有此言。

[4]盛囊，犹言“口袋”，喻空间窄小、密封不透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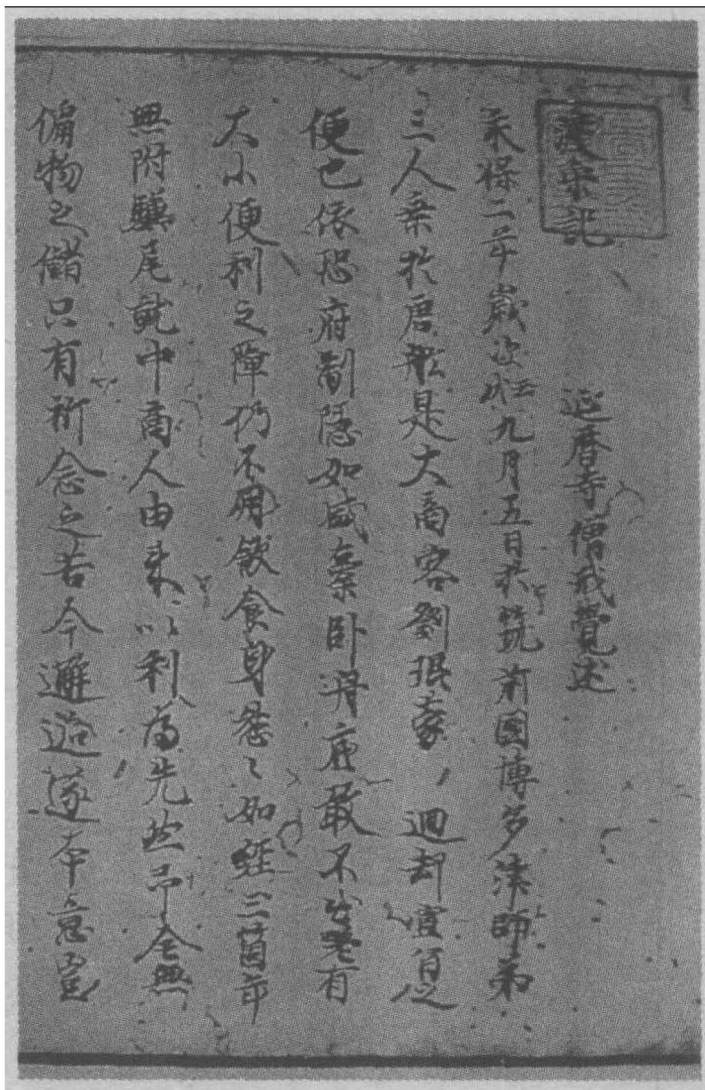
[5]敢不出磋：嗟，叹词，表应答、叹息。“敢不”，意“岂敢”、“不可”，也是日本汉文的特殊用法。

[6]便利：指大小便。

[7]怒(nì)怒：忧愁烦躁貌。

[8]无附驥尾：语出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：“颜渊虽笃学，附驥尾而行益显。”司马贞《索隐》：“苍蝇附驥尾而致千里，以喻颜回因孔子而名彰。”这里反其义而用之，表明此行不为名利。

六日 西风吹来，船不可出。但船檣相集竖，又欲祭风伯。于时，夜及三更，船头^[1]整冕服兮读祭文，水手捧簋簠兮供杯盘。礼奠了后，酒肉共吃而已。



[1]船头:船主、纲首、船老大。

十三日 日者之间,留^[1]北崎浦^[2],是侍^[3]顺风也。今朝适朔风吹送,仍颺帆^[4]而着肥前国上部之泊^[5]矣。

[1]留:日语通“止”、“泊”、“停”,此指停泊船只。下同。

[2]北崎浦:今福岡市西郊。

[3]侍:当作“待”,抄本误。

[4]颺(yáng)帆:扯起船帆,谓风鼓帆前进。颺,抄本标日语训读“アケ”,即义同“扬”。

[5]肥前国上部之泊:今佐贺县呼子町加部岛。

十四日 同风^[1]不止。及于晡时^[2],刷帆^[3]而指前途,偏望西日之欲落;迴眸而见后海,只有暮云之孤行。于是乎,已离日本之岸焉。乡山稍没,天水茫茫者也。

[1]同风:即前文中的“朔风”。

[2]晡时:即申时,十五时至十七时。也泛指傍晚、夕阳西下之时。

[3]刷帆:刷,清除,引申为除去。此指降下风帆。

十六日 夜至五更,过訶罗山^[1],是高丽国之别岛也。人民多住,勤任土贡云々。二日二夜,飞帆不落,始睹兹嶋也。

[1]訶罗山:[宋]曾巩《元丰类稿》卷三十二<存恤外国人请着为令>:“臣昨任明州日,有高丽国界訶罗国人崔举等,因风失船,飘流至泉州界。……自陈愿来明州,候有便船却归本国。”今韩国济州岛,宋代为中日航路经由之地。

十八日 船头舟子等,以铅纲^[1]下海底,量其水之浅深也。唐东海者,北浅南深,故去浅着深,定量行舟也。

[1]铅纲:航海工具,绳端系铅块,用以测量海深。

十九日 四望无涯,纔看远山,是唐海之中也云々。

廿日 傍山而行,顺风犹送。或有渔翁之栖,或有沙村之菑^[1]矣。

[1]菑(zī):初耕的田地,泛指农田。抄本字右注日语读音“アラタ”,当指初耕的农田。

廿一日 明州之前海,日暮而留船也。

廿二日 着明州定海县之岸。

已上，乘船之后经十八个日，离岸之后经九个日。但征帆之间，若论昼夜，都卢^[1]十八个日也。

[1]都卢：副词，统统、全部、合计。[元]方回《桐江续集》卷三<甲申元日>诗：“春光几度九十日，人寿都卢一百年。”是其义。

廿八日 早朝，知府使来告云知府者太守之名也：“可奉人名云々。”仍注一纸了。先见手迹，相感之由^[1]云々。

[1]之由：日本汉文的常用措辞，用于句尾，表示说话、传闻内容的概略、大要。有时略作“由”。下同。

廿九日 自府骑马三疋被^[1]送，即驾入吉祥院，寄宿僧房。有府供养，每日钱百文云々。

[1]被：日语敬辞，接动词前表示承受恩惠，或对动作者表示敬意。下同。

十月二日 上表并申文等奉知府了。即可 奏闻由，有约诺也。

表文

日本国天台山延历寺僧传灯大法师位^[1]戒觉言：窃以远方异俗来朝入觐，巡礼圣迹名山例也，近则阿闍梨成寻，去熙宁五年赐 宣旨，遂心愿先了。是以长别父母之邦，遥从商客之便；龄及衰老，更无归乡之望；魂销阳侯^[2]，何有怀土之思？故五台山者，卜终焉之地，宜信道超上人之微言也。天台山者，以自宗之源，欲礼智者大师之遗像也。抑小僧俗姓中原，洛阳城^[3]人也。父攀^[4]之后，虽立身，心动于中。遂遯世，便于延历寺久汲法水之流。屡愁生涯之浪，落忏悔罪障之泪千万行；朝夕露寒，修安养世界之业四十年，香火烟老者也。随身显密杂法文并灌顶道具等，色目在别纸。所从弟子二人：僧隆尊、沙弥仙势等也。伏愿曲 鸿慈垂^[5] 纶言，不堪愚歎 上表以闻矣。日本国天台山延历寺僧传灯大法师位戒觉诚惶诚恐，顿首々々，死罪々々，谨言。

元丰五年九月十八日，日本国天台山延历寺僧传灯大法师位某上表。

申文

日本国僧戒觉解 申请 知府裁事

请被特蒙 府恩，早 奏闻 上表一通状

副进

法文并道具等目录一卷

右戒觉谨检案内^[6]，先须届天台山，而送此冬也。明春赐 宣旨，欲赴五台山。望请蒙 府恩，早可被奏闻。仍勒事状，以解。

元丰五年十月 日

[1]传灯大法师：日本僧人中的最高位。

[2]阳侯：古代传说中的波涛之神，借指波涛。

[3]洛阳城：日本平安京，即今京都。

[4]攀：恐“卒”之形讹。

[5]曲鸿慈垂：此为上奏表文之饰语。“曲垂”为敬词，用于称君上的颁赐，犹言俯赐、俯降；“鸿慈”指帝王的仁慈。从语法上讲，当作“曲垂鸿慈”，此种特殊的排列，也表示敬意。

[6]案内：《汉语大词典》未收，日语有“通知”、“告示”义，与文意不符。查中国古代文献，此词用例甚多，如《宋史》卷二百十：“今详案内，不曾离异。”《法苑珠林》卷三十七：“司法乃断云：此妇女勘别案内，尝有写经持斋功德，不合即死。”似可释作“文案内容”。

五日 行事官来告云：“所进表并目录等，差脚力被 奏闻已了云々。”

十五日 当院学头阿闍梨，以书相谈曰：“《摩诃止观》者，章安大师后改名《摩诃止观论》，又称《阿弥陀^[1]十疑同名论》云々。”

[1]陀(tuó)：通“陀”，如“陀罗尼”亦作“陀罗尼”。

十二月二日 宣旨脚力已以下向云々。

十一日 乘河舩,指京洛。以蒋侍禁蒋,姓也。侍禁,官名也。为行事官,路次国々受日供钱也。

元丰六年二月十二日 入宋州。

十六日 行概^[1]见象,高八尺,耳一尺五寸,鼻四尺。从南蛮献之云々。以鼻卷草食也。

[1]概:字义不详,疑同“厩”。

廿日 入京。

已上,自明州到东京,经七十日但廿余个日途中逗留,故行程五十日也。予中心有感,独吟倭言:

コフロコソウレシカリケレイノチアレハカラノミヤ
コヲケフミツルカナ^[1]

[1]这是首和歌,由57577长短句组成,译成中文大意为:“心中之喜难表言,有生之年观唐都。”

廿一日 依刘大保命^[1],寄住戒坛院。

[1]保命:身份担保。宋时,外国人来华留住旅店、寄宿寺院等,需要当地人出面当保证人。有关这点,成寻的《参天台五台山记》记载甚详。

三月五日 依 宣旨,经 朝见,便于崇政殿之前,赐紫衣一袭衣,袈裟,裳。又出阙之后,追赐香染装束并绢廿疋。人々云:“是抽赏^[1]也。非先例事云々。”

[1]抽赏:日本词汇,意思是特别的褒奖,犹言“殊赏”。抽,原意引、拔、拉,引申为超群、出类,汉语中也有类似词组,如抽引(荐举)、抽拔(提拔、擢用)、抽进(选拔、提升)、抽扬(表扬)、抽援(引荐)、抽擢(拔擢)等。

七日 可归日本之由,同船唐人告来。仍欲附消息^[1],双泪自落。忽课和歌,聊以述怀:アカネサスアサケノソラヲミワ
タセハワカフルサトソオモヒテラル^[2]

[1]消息:日语读若“syosoku”,特指书信、尺牋。成寻《参天台五台山记》延久四年(1072)闰七月六日条云:“从寺主许有文字,日本消息,唐云文字。”则知宋人俗称信件为“文字”。

[2]这是首日本和歌,译成中文大意为:“身在唐土望秋空,茜草花开

诱乡愁。”

十三日 主上^[1]于相国寺被修万僧供,然道士并比丘尼相交受斋,未得其意也。

[1]主上:臣下对君主的尊称,这里指神宗皇帝。

四月十六日 天竺往还僧相谈曰:“菩提树者拂根^[1]而不见,祇菴精舍只础石遗^[2]。除摩竭提国之外,余国々无王之由云々。”

[1]拂根:砍斫树根。

[2]此句按中文语法当作“祇菴精舍只遗础石”,日语谓语置于宾语后,故是日本式汉文。

五月六日 参阙而奏辞退之由,殊有勅禄,赐绢十疋。

八日 进发五台山,行事官渭川潘原县^[1]左侍禁张从良奉 勅也。驿路办决递送之事云々。

[1]渭川潘原县:宋代潘原县属渭州,故“渭川”疑为“渭州”之误。[宋]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三十二:“(泾州)元领县五,今三:保定、灵台、良原。二县割出:潘原唐末割置行渭州,临泾唐末割置行原州。”[宋]欧阳忞《舆地广记》卷十六“渭州……今县五:……中潘原县本阴盘二汉属安定郡,……唐属泾州,天宝元年改为潘原县,周显德六年来属。”

十二日 着孟州,渡黄河桥,长五六町^[1]许也。

[1]町:日本的计量单位,1町约当110米。

十五日 入怀州境,过太行山。々石如刀,役车之轮难堪易剋^[1]者也。

[1]易剋:“易”疑“剔”省笔,“剋剔”或“剔剋”表示削剃,与前文“山石如刀”相合。

廿五日 入并州,太原府之傍下院寺之中,寄宿僧房,不逐传驿。村间老少皆来问询,分施茶菓。此州本自以来,七岁以上之者,悉有道心,勤修念佛云々。良有以哉。

六月三日 着代州之府驿,日高而留,为是谒知府也。

予赋绝句,书壁上。其词云:

水冷河东夏河东者惣此方路之名也，麦黄塞北秋代州北塞内也。前途三日缩^[1]，送眼五台头五台山者代州之内也。

府行事官一人来，见壁书诗，写取而去。明日闻之，于厅中披露云々。人々褒誉云：“诗及草字好云々。”谒于通判宣德亭^[2]通判，官职名也。与宰吏共为政，清谈之间，诗投座上。其诗曰：

日本大德远游圣地，惠然见访文焕通判名也，作诗以赠之。

人迹东南阻，心源瞬息间。迢遥日本国，咫尺五台山。
天竺宁殊土，峨嵋岂着关。何方无胜境，到处有尘寰。
只恐星霜改，安辞道路艰。一生输重愿，万里谒慈颜。
诗思清无敌曾观觉大师诗云々，禅林高莫攀。清凉多眷属，
此去几时还？

答

奉酬 通判宣德新诗

日本国沙门赐紫 戒觉

零落五周岁离居渡宋之事，已经五个年，故云，销魂航海间。更无怀旧里，长欲住灵山。税^[3]驾夕留驿，听鸡晓出关。心虽求佛土，缘普结人环。帝下德音馥，僧除逆旅艰。我衰愁白首，君盛有红颜。忽怖诗魔到，争交文友攀。奈何期再会，岂得去台还予住五台，长以不还。

[1]三日缩：不足三日。

[2]通判宣德亭：通判宣德之公署。“宣德”似为代州通判之字，戒觉酬唱诗题作“奉酬通判宣德新诗”，姓氏不详。从他给戒觉的赠诗看，自称“文焕”，是其名也。

[3]税：停、息。

八日 着五台山真容院，先于坂下小堂，文殊尊像一帧及供养料唐绢十疋、名香二裹，院主、所司来向请取，即安置龕中，打铙钵^[1]，登^[2]申剋入堂，烧香已了。

予不堪欢喜，聊以歌咏。方今礼五台山，是自然而然乎？赋一杂言，亦志之所之也。

先哲追从宜得攀，一心敬礼五台山。求方外，厌世间，愿莫文殊生死还。

[1]饶钵：“钵”恐“钹”之误。

[2]登：“登”后接时间词，表示到达、正当、恰好，用例如“登日”、“登时”、“登辰”等。

十一日 参金刚窟，窟口有泉，清净，至科^[1]饮。此无厌身，心得冷。即探取窟中土而归。

又代州衙牒到来偈：“戒觉、仙势长可令住山，但与便宜闲房，擗截众所^[2]云々。”

寺家返牒云：“真容院收管日本国僧戒觉、仙势等二人，乃于钟楼前稳便处，擗截闲房壹位^[3]，计参间，并各差行者二人去讫云々。”

[1]科：“科”有“坎”、“坑”义，此处引申为“泉眼”、“水池”。

[2]擗(pǐ)截众所：擗，分开；截，原意“断开”、“割裂”，引申为界限分明。此句表示与其它僧坊隔拦开来。

[3]位：此处引申为“处”。

元丰六年六月十五日记讫取要，不载子细之文，依便人忿而略。^[1]我愿以此记，置于日本国播磨国绫部别所引摄寺频头卢尊者御前，敢不出山门，备来住人之道心焉。（花押）

副送菩萨石壹枚暗隙日光差入之处，当此石，可看也。^[2]

必定放五色光欤。若尔者，礼其光明，是菩萨不思议之化用云々。仍大圣文殊之结缘，可在^[3]礼石光之功德矣。

又金刚窟土少々一裹此等可安置佛坛之底也。

又清凉山背生茸一房并木根等。

[1]忿(cōng)：同“匆”，仓促、急速。

[2]隙(xī)：同“隙”，壁缝、空隙。

[3]在：此处通“有”，日语用法。

宽喜元年岁次己丑十月十六日,播州饰西郡于实报寺,以戒觉圣人御自书写了。执笔实尊。

予下向播州之时,于书写山实报寺主佛如房之时,令书写之。彼院主以弟子使^③写之了。院主语云:“菩萨石者,故平刑部卿忠盛拜见之时,被取了。仍不知其趣方耳。金刚窟土,被埋引摄寺佛坛下之由云云。”清凉山茸,在同寺之由,觉悟矣。但彼寺今者为废寺,故不能左右也。仍此书安置当寺,々々当初戒觉上人所住寺也。上人厌喧,窃卜闲地,名引摄寺,去此五町许也云々。此佛如房者,寂光寺、实报寺、引摄寺三个寺院主也。砂门^④庆政为恐废忘记之。

注:

①白化文等校注: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》,花山文艺出版社,1992年9月,《前言》第7页。

②民国时期中国有过两个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印本,即1936年的石印本和1937年的一卷本;此外,还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点校本(1986)和花山文艺出版社的校注本(1992)。

③弟子使:即本卷书手“实尊”。

④砂门:同“沙门”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